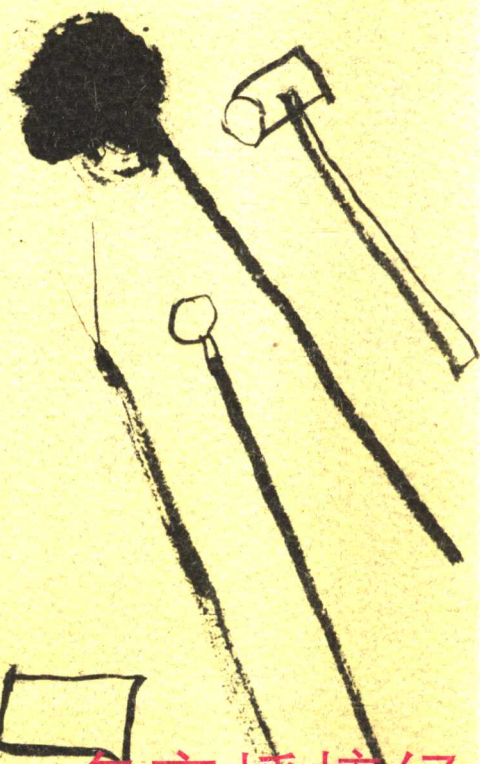




名家蟋蟀经

黄渊青、俞伟理 编著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Gr 899/66

名

家

蟋

蟀

经

黄渊青 俞伟理 编著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名家蟋蟀经 / 黄渊清, 俞伟理编著. — 上海: 上海古籍出版社, 2004. 6
ISBN 7-5325-3782-X

I. 名... II. ①黄... ②俞... III. 蟋蟀—通俗读物
IV. G899-49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04) 第047787号

策 划	顾承甫
摄 影	徐乐民
封面绘画	边平山
特约编辑	顾承甫 李祚唐
责任编辑	秦志华 黄晓峰
装帧设计	陆冬梅
技术编辑	富 强

名家蟋蟀经

作 者	黄渊青 俞伟理
出版发行	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古籍出版社 (上海市瑞金二路 272 号)
网 址	www.guji.com.cn
E-mail	guji1@guji.com.cn
易文网网址	www.ewen.cc
发行经销	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
制 版	上海精英彩色印务有限公司
承 印	上海精英彩色印务有限公司
开 本	889 × 1194mm 24 开 7 印张 2 插页
版 次	2004 年 6 月第 1 版 2004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印 数	1-5,100
书 号	ISBN 7-5325-3782-X/G·346
定 价	35.00 元

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承印公司联系: 56941616

序言

养斗蟋蟀，现在已经成为我国传统文化中最具民族特色的季节娱乐。

随着国家改革开放政策的深化和经济建设的发展，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，人们对文化娱乐的兴趣日趋多样，玩赏蟋蟀的人们遍及社会各个阶层，蟋蟀文化开始受到经济、科技、文化各界人士的注意。近年来，不少城市以蟋蟀文化和旅游经济相结合，先后举办了多次大江南北的蟋蟀大赛，取得相当的成效。一些文化工作者更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，以科学的、实事求是的态度重新审视这一传统民俗，探讨蟋蟀文化与其他学科（如昆虫学、民俗学、仿生学等）的联系，客观分析昆虫与人类共存互利的历史，屏除“昆虫即害虫”、养斗蟋蟀是“不务正业”之类的偏见，这都是极有意义的。

本书的两位作者都是文化界人士，黄渊青君是一位才华横溢的书画家，俞伟理则是一位专栏作家。他们俩热情介入蟋蟀文化，寻访了蟋坛一批颇具代表性的人物，以清丽流畅的文笔，越出了蟋蟀经谱的老套，把蟋蟀文化向新的更深更广的层面拓展，读之顿觉清新之气扑面而来，让人们看到蟋蟀世界原来竟是这等丰富生动，精彩纷呈，妙趣横生。

本书所写的蟀界人士，大多我都熟识，容我在此赘言几句。边文华先生是蟀界前辈，人品与经验为海内外爱好者尊崇，虽已年近耄耋，对蟋蟀仍是乐此不疲，近年更有多种专著问世，尤其是人育蟋蟀的丰富经验为广大爱好者津津乐道。柏良先生则是鲁虫研究大家，对于鲁虫选养斗的经验可谓独领风骚，且为人耿介正直，作风严谨，人所敬重。吴庭才先生涉猎赛场几十年，将军帅才过眼何止千万，阅历之广，鉴虫之精，名扬南北，一手莢草功夫深厚老到，有“江南神草”的美誉。潘志铤先生应是蟀坛一杰，十多年前，以一人之力，代表上海远征亚运会龙潭湖蟋蟀大赛，以其独到的魄力和法眼遣将排阵，一举夺得长城杯，王者霸气，至今为人称道。吴建先生是位企业领导，虽日理万机，拳拳爱蟀之心，超乎常人，选养之精，堪称一绝。寿惠昌先生则是一大养家，养功精微，时有创新，他的许多独特而又简便有效的方法，令广大虫友颇多得益。周德平先生虽未曾谋面，但他对蟋蟀用具收藏之丰，研究之深，早是心仪已久，日后去沪，当造访求教。

八位蟀界人士的侃侃而谈，从多侧面为我们勾勒了当今蟋蟀赏玩和研究中的种种现象、种种逸闻，直接反映出蟋蟀文化研究中的新发展，新课题，展示了这一传统民俗文化的前景。相信文学艺术家进一步同民俗学、昆虫文化的结合，必将把蟋蟀文化的研究提高到新的水平，跨入新的更加健康的境界。

周鸿度（肖舟）

2004年4月24日晚于苏州

序言 肖舟

1 蟋蟀，是永远看不透的——肖舟 ▶ 001

蟋蟀这门学问可谓深奥莫测，学无止境，即便对照古谱也是不行的。玩到现在，我终于知道，想要看透蟋蟀是完全不可能的，只能大家同好互相探讨，一点点积累。这是件讲不到底，也看不到底的事情，近十多年来体会尤其深刻，虽然比从前有新的进步，但也不敢说有成就。

2 雕虫小技，博大精深——柏良 ▶ 023

我一直说雕虫小技博大精深，为什么这么说呢？这是集天文、地理、营养学、昆虫学、气象学于一体的学问。哪一种虫能斗，和产地有直接的关系。

3 蟋蟀和人一样，越看越有看头——边文华 ▶ 043

也是机缘巧合，记得1985年前后，人工养殖原先野生的禽畜和水产常有耳闻，我想我懂得蟋蟀的繁殖规律，一定也可以培育出最终可供打斗的人育蟋蟀来。

4 如痴如醉——吴庭才 ▶ 063

总的来说在蟋蟀上要有大的成就，一定要有高人指点，否则研究二十年未必有成。比如两头蟋蟀看上去差不多，颜色差不多、分量差不多、牙齿差不多，但其品位必有上下之分，而这不是靠一二次经验就可以看出的，得出结论必须靠观察，需要多年的时间研究。

5 蟋蟀比赛，其实荣誉更重要——潘志铤

►091

也是我运气好，最后六比六，他们对方两头没牙，我一头没牙，正好赢了他们，我为我们协会拿了冠军。

6 我喜欢老盆养虫——周德平

►107

上海最多的是清代及民国年间的罐子，这些罐我都有记载。以前的人玩盆是这样的，在蟋蟀上市的时候，就想着去买进盆，而蟋蟀玩过以后，就把盆卖掉，每年都以这样的流动来玩蟋蟀，而一些有钱人就乘这机会，去买进喜欢的好盆。

7 恣意玩味——吴建

►119

转机出现在1996年，现在想想都觉得不可思议。突然对蟋蟀产生了强烈的兴趣，强烈到近乎渴望的程度，竟然是在一刹那间发生的。

8 我更喜欢养虫——寿惠昌

►141

做蟋蟀饲料一般有几个方面，第一，就是味道要好吃，当然这是指蟋蟀的口味，要蟋蟀觉得好吃，喜欢吃，而且吃了可以延长它的寿命；第二，就是要增加打斗力、耐力和爆发力。

蟋蟀术语释名

►158

后 记

►160



蟋蟀，是永远看不透的——肖舟

蟋蟀这门学问可谓深奥莫测，学无止境，即便对照古谱也是不行的。玩到现在，我终于知道，想要看透蟋蟀是完全不可能的，只能大家同好互相探讨，一点点积累。这是件讲不到底，也看不到底的事情，近十多年来体会尤其深刻，虽然比从前有新的进步，但也不敢说有成就。

蟋蟀，是永远看不透的

■ 简介 ■

肖舟，本名周鸿度，是一位博学多才的文史学家，1936年生于苏州，1960年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新闻系，后进中央电台对台广播中心担任记者兼编辑，因出色报道了台湾起义将士回归祖国大陆的实况，而被总政（即统战部、中宣部、中广局组成的报道班子）评为优秀青年记者。十四年后回到苏州工作，1979年开始担任苏州政协文史委员会主任。现任苏州蟋蟀协会会长，1989年出版《蟋蟀秘经》一书，融合了个人的实战经验和对古谱的认识，至今被广大蟋蟀爱好者奉为经典。

■ 印象 ■

7月梅雨天，气温湿热。我们一行四人驱车前往苏州，拜访声名卓著的肖舟先生。肖舟是个人阅历丰富的学者和实干家，但仍旧保持着天真与激情。先生精神矍铄，斯文儒雅，亲切随和，妙语连篇。只可惜他那美妙的苏白，变成文字就失去了很多的魅力。知道我们为蟋蟀而去，先生于是历数一生中见过的最好的蟋蟀，娓娓道来。白紫、天蓝青、紫黄、铁弹子……那些曾经称霸，享誉一方的蟋蟀名将，已经烙入记忆的标本，现在竟纷纷呈现在我们眼前，眨眼间复活的复活，还原的还原，再版的再版，把我们渴望一睹名虫风采的心塞得满满的。

先生爱虫一如做学问，精益求精，琢字成章，妙在自然平实处经营恬静闲淡的风人之致。先生的温情藏在两处：一是胸中，一在盆底。胸中涵摄于良知教养，盆底则孕育着蟋蟀的神韵。

钱钟书曾谈到门和窗有不同的宇宙观：“有了门，我们可以出去；有了窗，我们可以不必出去。”然而，蟋蟀之于肖先生既是门也是窗。因为，蟋蟀打通了人和自然界的隔膜，有了蟋蟀，不仅拥有了心动一季的秋天，也拥有了许多恒久流传的故事。在先生的家里，虫和人各自拥有一派取之不尽的自由，正如老子所说“不窥牖见天道”，先生的世界是天人合一的。

法国大文豪司汤达的墓碑上写有：“活过，爱过，笑过。”先生笑说如果是我的

话，还得再加上两个字：“玩过。”

■ 概述 ■

- ▶ 我有个习惯，喜欢交朋友，三教九流的朋友都交，这其中有不少虫贩子，有些贩子对虫很有经验，从这些虫贩身上，我也学到了不少蟋蟀的专门知识。
- ▶ 我是1989年开始去山东宁阳的，这个时候发现长身虫的好处。后又到天津人那里去买虫，共买了28头，给了朋友14头，自己留下14头，居然只上锋。
- ▶ 去山东收宁阳这个地方的蟋蟀，那里虫贩子都吹黑头无脑线，是铁弹子，但却往往是乌头陀，或是黑头金背，此类蟋蟀都不善斗。
- ▶ 长期吃玉米粉的蟋蟀瘦身快，这是因为玉米利水，会把蟋蟀身上的水分都收干。
- ▶ 我个人特别偏爱铁皮项，曾见过一头蓝项蟋蟀，发起力来惊人，只听见“刷”一声，对方那头蟋蟀的头就已经一半吊在脖子上了，而那头蓝项蟋蟀却好像动都没动过。有这样的项，一般不会差的，淡色面虫项也淡，但比翅膀深，项肌转开时看见里面肉的颜色是光净的白，像玉一样，项肌必定好，力必大。
- ▶ 我喜欢青虫的性格，具有大将风度，走路是慢悠悠的，虎步蛇行，很威武的，每次养到这样的虫，基本上都是好虫。



此虫收于宁阳黑风口，后身有肉，牙钳厚，四斟五。

■ 从什么时候开始喜欢蟋蟀的？ ■

- 在我们家附近有一个道观，还有个寺庙。那个老道士知道我是个少爷，就让我到他的道观里去玩蟋蟀，道观里的虫又大又好又凶。那个时候我大概9岁，一直到我去上海复旦大学读书，每年放暑假我还是照样玩。但是真正入门应该是在粉碎“四人帮”那个时期。

那得从小时候说起，我的父亲当时在上海做高级职员，我们家在苏州是一个大户，房子相当大，现在说来居住面积要有两三千平方米，两个院子加起来规模就非常可观了。一个院子里一半种着果树，另一半种蔬菜，由我母亲和我两个姐姐打理。由于种着各种植蔬，所以蟋蟀就很多，那个时候我和姐姐就一起在自己家的院子里抓蟋蟀玩。有一次抓了一头棺材板，当时不懂什么虫子，就装在一只火柴盒里当成宝贝。晚上给父亲看见了，他一把拿过盒子就捏掉了。我那时5岁左右，当下大哭，觉得父亲怎么可以这么不讲理。后来父亲被我哭得很心疼，因为我是父亲的老来子，所以就赶紧抚慰我，给了我一块巧克力，又把我带到书房，从抽屉里拿出一只古盆和一根草筒，那是根阴沉木草筒，里面有不少茭草，于是我知道原来父亲也是喜欢蟋蟀的。

我们家果园里蟋蟀特别多，每天可以捉一篮子，那时不知道虫要分开放养，捉来一头就扔进篮里，而且只是自己玩，也不知道要去和人斗。后来隔壁邻居的小孩就常来向我要虫子，人家要一头，我会送一篮子。当时有一篮里有一头现在说起来是白麻头的蟋蟀，在篮子里把其他的蟋蟀夹得团团转，腿掉得一塌糊涂，后来被邻居拿出去斗，把别人杀得片甲不留，之后那些邻居就常来要蟋蟀。

在我们家附近有一个道观，还有个寺庙。那个老道士知道我是个少爷，就让我到他的道观里去玩蟋蟀，道观里的虫又大又好又凶。而那个庙我也常去，所以这两个地方成了我和小朋友一起斗蟋蟀玩的场所。那个时候我大概9岁，一直到我去上海复旦大学读书，每年放暑假我还是照样玩。但是真正入门应该是在粉碎“四人帮”那个时期。

“文革”期间我在北京，有一天，去公园玩，见到两个老头在墙边上斗蟋蟀，就跑过去看，随口问老头：“大爷，也爱玩蚰蚰哪？”老头瞪了我一眼说：“斗蚰蚰，

总比人斗人好吧！蚰蚰还有情义，可人呢？”我听了颇有感慨。从那以后，我就买了书回来，开始了正式研究。因为一般爱蟋蟀的人都不肯教人授徒，所以很多问题都是要靠自己去摸索，真正掌握要靠在养斗的过程中仔细观察。

■ 曾在自己书中提到过的启蒙老师 ■

- ▶ 我嫂嫂的父亲，家里是地主出身，会选养蟋蟀。小时候他常帮我看虫，但他只说好或者不好，却讲不出什么道理。真正带我入门的是苏州的一群好友，大家常常在一起探讨，有时候甚至吵起来。

我的启蒙老师是我嫂嫂的父亲，家里是地主出身，会选养蟋蟀。小时候他常帮我看虫，但他只说好或者不好，却讲不出什么道理。真正带我入门的是苏州的一群好友，大家常常在一起探讨，有时候甚至吵起来。因为大家都有个人的经验，且都不服别人的观点，后来我们约定，用实践来解决，大家把自己看好选养的蟋蟀在进入斗性期时进行竞斗，这样就再也吵不起来了，而且彼此逐年都有得益。如此一来形成大家每年都坐下来喝茶研究，一直坚持了多年。后来香港方面来约稿，让我写蟋蟀的养斗，想不到一直连载了九十天。之后，出版社就出版了《蟋蟀秘经》这本书。这本书实际上只是收集了朋友间大家经常探讨的问题，将它通俗化而已。

我有个习惯，喜欢交朋友，三教九流的朋友都交，这其中有不少虫贩子，有些



邹东帆制



萍实草堂癖兰主人自制

贩子对虫很有经验，平时看见他们生活艰难，我也就常常在经济上资助他们一些，从这些虫贩身上，我也学到了不少蟋蟀的专门知识。

■ 何时开始玩山东蟋蟀的？ ■

► 那年我去天津参加大奖赛，我是去观摩的，发现北方的虫子和我们南方的不同。

山东的虫我最早是1988年在天津看到的。那年我去天津参加大奖赛，我是去观摩的，发现北方的虫子和我们南方的不同。最后天津的朋友送给我一头蟋蟀，是开会决定送给苏州虫会主席的。那头虫三斟不到，大约二斟七八的样子，很小，但他们非常郑重其事，所以我接受的时候也不能太随意了。再看那虫，头不大，长身虫，是淡色烙，正皮正色，如嫩茄子一般的淡紫色。我拿到下榻的宾馆里，放在卫生间里也没当回事，让它叫了三天，就带回了家。

回来之后，发现这虫极其特别，两根须粗得像猪鬃，而且活泼得不得了，不停来回扭动，经常是伏在盆上，走路速度奇快，就如同那种夏天浮在水中的长脚虫，浮在上面行走，走走就在盆边上一伏，不动了，稍微一碰，就砰一下跳出来。我一个不当心被它跳到地上，就用网罩去罩，压住了它的一根须，这样须就被压断了半根。后来看出这是白紫，粗白斗丝，从早至晚，色泽变幻不定。开始时在圈子里斗着玩，对方的蟋蟀是一头名将，一上来对着牙齿一擦，对方就逃走了，大家不信，就再来一头好虫，还是那样牙门一碰，对方又逃走了。想想这头蟋蟀怎么这么厉害，就仔细看它的牙，发现它的牙长得特别，像两根象牙筷，滴溜滚圆，又像两把刀，别的蟋蟀咬上来，它还没合钳就自己走了，等到它合钳了，早就弹开了。嘴张开但不张大，竖门钳，一副白钳滚圆雪白，宝光闪烁。

这个时候，有朋友来搬救兵，我也就同意把那头蟋蟀借给他。谁知一出斗，就碰上上海的一条名将，但是我那头蟋蟀一合钳，就把对方弹了出去，之后出斗了六场，全部上锋，每次斗栅夹单，帮他出尽风头。

这虫从在我手上一直到死，都没有变过颜色，特别干净。从那时开始我就去山东收虫了，但像这头白紫样的蟋蟀，我再也没有碰到过。



此虫色泽纯正，鸣声尖急，斗极凶猛。

■ 去山东收虫有什么特别收获吗？ ■

- ▶ 在山东，我遇到过一种青虫，有点像浓绿茶叶色的，特别干洁，在光照下可以看见翅膀里面隐着一一点金光出来，在之后连续四年的时间里，我几乎每年都能收到一头这样的蟋蟀，都是凶得不得了了。

我是1989年开始去山东宁阳的，那时我住在村长家里，差不多一周左右，收了一头形状和上面说的那头接近，但却没有那头那么好的虫，这个时候发现长身虫的好处。后又到天津人那里去买虫，共买了28头，给了朋友14头，自己留下14头，居然只只上锋。后来每年去山东，但至今再未见过那头白紫品相的蟋蟀。在山东，我遇到过一种青虫，有点像浓绿茶叶色的，特别干洁，在光照下可以看见翅膀里面隐着一一点金光出来，在之后连续四年的时间里，我几乎每年都能收到一头这样的蟋蟀，都是凶得不得了了。

另外我发现山东宁阳的虫深色面，浓一色的紫虫，出率都比较高。1994年第一次去宁津，偶然的机会从一个小孩子手里收到一头邈邈虫，脏兮兮的，一般是不会要的。但我看见那个小孩在和天津人讲价钱，“10元”、“5元”地在叫，我就走过去说拿出来我看看，胚子蛮好的，神态出众，行动中有种霸气。我就问他哪来的，他说

是他父亲的，说如果不信的话可以拿大虫来咬。我说那你就给我吧，我给你40元，谁知那小孩说不行，不能少于60元。这条虫后来8路打了9口。收来的时候黑乎乎、毛茸茸的，到了后来颜色落淡，通体一色，顶门墨黑，是一条正青虫。口子辣，一合嘴，对方被它咬住之后六足缩成一团，逃都逃不掉。在家里先斗了一次，那一头也蛮凶的，大小也差不多，进去给它“刷”的轻轻一口，一根须就倒掉了。

知道了有这么好的蟋蟀，少不得就再去觅。1996年又觅到了一头，一模一样的虫，也是60元一头，是宁津虫。卖主是个老头，拿了一大一小两头蟋蟀，和我一起去的人，看见大的，就先抢着看了，我就先看小的。一看见这头小的，觉得很像原来的青虫，再看看大的，品相一般，我就买下了小的。这头小虫一共打了11路，都是一胜就走。

■ 一生中碰到的最难忘和最好的蟋蟀。■

- ▶ 这头蟋蟀被我养着一共走了38路，斗的时候它没有第二种夹路的，和对方合钳，终归是“刷”一口，把对方挑翻在地，再无二口。

有一头，是1974年的时候，在本地苏州出土的。这头蟋蟀是青虫，细直斗丝，项是蓝墨带绿，四方正平，项上整个一片砂，项有很多颜色，但我这头蓝里带绿，翅膀是淡绿色，像嫩绿叶，是我的朋友在南门城墙下抓到的。抓住后来和我斗着玩，结果一口气斗掉我19头，因为这个朋友是个天斗星，一定要斗到底，要等到我全部斗完了，那头蟋蟀就归我。当时我看到这样的蟋蟀也呆住了，品相和斗口都是超群的，所以宁肯拿出来的虫全线败退，最后虫终于归我了。

这头蟋蟀被我养着一共走了38路，斗的时候它没有第二种夹路的，和对方合钳，终归是“刷”一口，把对方挑翻在地，再无二口。最后这头蟋蟀被别人骗走了。过了几年有朋友告诉我说这头蟋蟀很会斗，出了很多风头，斗的时候会对方脖子一扳，扳得那头颈一直昂着不能缩下去。这是我养过的最难忘的蟋蟀。

还有一头是在20世纪80年代末，那时拍电视剧，剧组住在虎丘宾馆里，无聊的时候，大家就一起捉蟋蟀斗。一次上海电视剧团的一个演员在树根里面挖出来一头蟋蟀，他一把将那头蟋蟀捏在手里，捏的时候那蟋蟀对着他的虎口就咬了一口，痛得他人发抖，但就是不松口，结果虎口上马上就出现两个大红点。当天晚上那个

演员就开始发高烧，送进了医院，胳膊上一根红线一直到肩膀，这是我亲眼所见。

等他好了之后，大家就把蟋蟀拿出来一起斗着玩了。那天捉的蟋蟀大约三十几头全部被它夹光，简直匪夷所思。当时导演舒适告诉我这头蟋蟀如何凶猛，我就拿过来看了，发现这头蟋蟀和天津人送给我的那头颜色差不多，是淡如嫩茄般紫色中微泛红光。我把它要回来之后，十分珍视，一直参加竞斗，每次对方只要一碰就逃走了，结果有人说是不是药水虫来了，我说不相信的话就再打过，打来打去打不败，可谓打遍天下无敌手。

过去有人说蜈蚣蟀、蛇蟀如何如何凶，其实有误。我曾经捉到的一头蟋蟀是和蜈蚣在一起的，不算很大，那条蜈蚣却很大。那头蟋蟀是红色，凶是很凶的，但是不是将，走了两路就不行了。还有一年在蛇场里抓住一头蟋蟀，也是红的，不大，凶虽凶，也不走长路。前几年在煤矿里抓住一头浑身墨黑的蟋蟀，黑头、黑脸、黑牙、黑衣、黑肉、黑翅、黑腿，肚子也是黑的，蛮凶的，还到上海来斗过。虫色有时同食物和生长环境有很大关系，食物的色素对虫的颜色有一定的影响。未蜕变的幼虫常吃青菜可以使虫翅泛绿，吃白参水能使虫浑身起砂，但不一定好。

有一年碰到铁弹子。我一个朋友是养金鱼的，抓到铁弹子的两个小孩跑到他那里去，要拿那头蟋蟀和我朋友换四条金鱼。仔细看那铁弹子，头墨黑、一点斗丝都没有，确实如谱上所说，结果走了17路。后来发现去山东收宁阳这个地方的蟋蟀，那里虫贩子都吹黑头无脑线，是铁弹子，但往往是乌头陀，或是黑头金背，此类蟋蟀都不善斗。

还有一条是我个人的经验。就是力道大的蟋蟀，大腿像个琵琶，特别粗壮，大而阔厚。去年，小友马树生送我一条双线腿，两腿硕大无比，平时懒拖在身后，一交口，两腿一竖起，一口即胜，从早秋斗到立冬，竟无敌手。

■ 养虫的经验 ■

► 我以为35%到40%的莲心粉加上60%到65%的小米粉，比较好。

谈不上有什么经验，以前给吃玉米粉，后来发现长期吃玉米粉的蟋蟀瘦身快，这是因为玉米利水，会把蟋蟀身上的水分都收干。我以为35%到40%的莲心粉加上

60%到65%的小米粉，比较好。

最近三四年以来，得出的结论是一般蟋蟀收回来十天之内可以吃一点荤，增加蛋白质，增加营养，让肚子吃出来。但不能常吃，这样会催老。刚进盆的十天是决定你的蟋蟀是否走长路的关键，如果蟋蟀吃了之后发现腰部横度里胀出来，这头蟋蟀就可以扔了，因为这个地方鼓出来，说明体质有问题，体重一直下不去，斗的时候就会吃亏的。往往很多蟋蟀看上去样样都好，拿回来养了之后，这个地方出了毛病，还是没有用的。

近几年来感觉还是以素食为主，最好是杂食，素食偶尔中夹点荤。有一个朋友给蟋蟀吃氨基酸，结果蟋蟀全部提早衰老。还有个朋友给蟋蟀吃钙片，想不到蟋蟀的大腿都自己掉了下来。所以还是要在自然的状态下给蟋蟀喂食。

霜降前后用蜂王浆的干粉与新鲜蜂王浆调和给蟋蟀吃，确实可以延长蟋蟀的寿命。我曾经试过，明显可以看出蟋蟀延长了大约一周左右的时间。

现在的药水虫大多数是涂味，但是做得高级的，基本看不出来能斗。我的一头蟋蟀就遭遇过，先是一口，对方六脚蜷缩，挣扎而去；打草又开牙，我的那头冲上去又是一口，对方瘫在栅边，脚步踉跄，还是开牙；接连几次，都是如此，最后输了的竟然是我的蟋蟀，因为对方无论如何也斗不死，所以只能我的那头败下阵来。

所以药水虫还是应当反对的，因为有失公平竞争，不道德。

■ 用盆和虫具上有什么讲究？ ■

也收好盆，但一般不舍得用。现在养虫，每次用盆前都先用淡甘草水洗净，在太阳下晒干，或者用电吹风吹干。一般用100只盆养50头蟋蟀，每隔两天就换盆。现在年纪大了，觉得太吃力，养得不多。

■ 在虫色方面的特殊偏好 ■

- ▶ 我喜欢紫虫，深色面紫虫。1970年代至今，到山东前几年也收黄虫，因为有大将军，但比例小。近几年感到山东淡色面紫虫出凶头的比例不小。